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 伦理小说

小说月报·原创版

精品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精品丛书

小说月报·原创版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 伦理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小说月报·原创版》精品丛书·伦理小说/鬼子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306-5711-9

I. ①小… II. ①鬼…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221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01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7000 册 定价: 35.00 元

# 目 录

.....

001	温情咒语	鲁 敏
062	被夜打湿的男人	马步升
094	请你帮我记住我	映 川
139	郑袖的梨园	阿 袁
163	我不是你的哪根手指	川 妮
212	考场	罗伟章
257	节外生枝	杨小凡



# 温情咒语

□ 鲁 敏

## 一 虚构的婚事

华群英从未在孩子们面前谈起过她与陈高强的婚事,不要说谈,看上去,她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她的头脑纯粹、干净,就像一片整洁而缺乏生气的草坪,容忍不了任何像再婚这样不够体面的芜杂。如女儿小青和儿子小白私下里多次讨论过母亲与陈高强关系的具体走向,小青总是认为,在一个46岁的尴尬年龄,以一个快要退休的高级会计师的身份,母亲不可能真的与陈高强结婚,而小青的根据仅仅就是:母亲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件事。

小白这年16岁,16岁的男孩子总以为自己是大人了,他的嗓子开始变粗了。他像小公鸡一样地昂起头,满脸的不屑:哼,她有什么想法会跟你说吗?你动动脑子想想看,她什么时候跟你说过真心话?你们女人,都一样,就像你,你会对妈妈说希望她不要再婚吗?

行了,你就好到哪里!你以为我看得出来,每次到陈高强家吃饭,你都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其实呢,一到那儿就死命地盯着娜娜的照片!我真替你害臊,你真以为她是仙女呀……讲不过小白的时候,小青就故意搬出陈娜娜,小白马上就会急得跳起来,说话结结巴巴的,立刻成了蔫公鸡。

小青早就发现,无论是谁,哪怕就是像小白这样的半大孩子,都会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是他的空档,也是他的重心,对准了一推,他很容易倒。比如母亲,从现在看来,她的弱点就是陈高强,自从她认识了陈高强之后,她在小青小白面前的气质和影响力马上就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尽管她自己装着若无其

事,甚至更加严厉、挑剔,但小青小白都能够非常准确地感知到,母亲有些讨好和让着他们了,她之所以那么严厉、挑剔,并且经常发火,只是因为她在小青小白面前太小心翼翼了,而她对这种小心翼翼非常不喜欢、不适应。

为什么华群英要小心翼翼呢?原因也许就在陈高强身上。华群英与小青小白的父亲董教授是大学里谈的恋爱,一个学电子一个学财经,交叉的知识结构,可爱的一儿一女,多么完美的家庭——太完美了就必须破裂,这是铁定的规律。小白7岁的那年,董教授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第一次进城看错了方向灯的拖拉机给撞没了。大学教授死于拖拉机,这是晚报上短短两百字连图片都不配的社会新闻,但对华群英来说,她的世界就塌了。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不害怕苦难的,华群英像她的名字一样,从来就是女人中坚强不可摧的那一类,她晃了一晃,为了两个孩子,又重新站了起来。她从36岁开始,就一直那么隐忍而体面地独自把小青小白带大,从36岁一直带到46岁,女人一生中最丰满的十年,她却从一个熟桃子一般的少妇慢慢老成了一截干黄瓜,这使得她在所有的朋友圈子及邻里熟人面前都成了一个美谈,成了一个带有旧时代气息的道德楷模,因此,当她在小青工作了、小白考上重点高中(那所高中,理科特别强,人们说,进去了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清华的大门)之后,华群英突然决定找个老伴时,所有的人也许甚至包括她自己都感到非常失落和感叹:好像那么多年的贞节都白白浪费了似的,好像她前面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段虚伪的铺垫,是一种带有相反方向的暗示,是一把用时间来计量的筹码,以交换迟来的自由……但这年已是1997了,时代的风气更加开化了,谁都没有权利说母亲什么,谁也不可能说母亲什么,相反,几乎所有的人都那么通情达理几乎是欣慰而鼓励地点着头:是啊是啊,群英啊,你早该找个伴儿了,是啊是啊,孩子大了,该想想自己了……

他们说得那么顺溜自然,像是早在意料之中,华群英这下子反而有些呆住了,本来她以为会听到一些婉转而体己的劝阻,而她,是一个有了阻力才更加有动力的人。华群英做了25年的财务,从小出纳开始一直做到现今的高级会计师,如果没有意外,她还将再做5年才会光荣退休,她具有这个职业所可能形成的所有气质:迂而不腐;自以为是;细心谨慎;敏感多疑。于是,她以她一贯的疑心病开始推测人们的真实含意:不可能,他们一定只是说说好听话,谁知道他们一个个在背后怎么笑话自己呢!他们一准以为自己在闹笑话,都这么大年纪了,除非是嫁个糟老头去做护士兼保姆……

在推出一系列假想的混乱敌意之后，华群英反而坦然了同时也更加坚决了，然后，几乎还不到一个月，有那么一天，她突然对小青和小白宣布：明天我们全家一起到陈叔叔家吃晚饭。她的神态过分平静，因此，显得有些虚伪和做作，对，也许就是从那天起，她在小青小白面前开始做作了，而在这之前，母亲在孩子们面前一贯是自然而坚韧的。

谁？叔叔？什么叔叔？小白故意问。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态度往往从他的第一句话就定下了基调，这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从一开始，小白就在明显地夸大他对母亲再婚的反感。他大概觉得，一个16岁的男孩子，却即将有一个继父，那是非常荒诞和可笑的。

小青没说话，但她鼓励地对母亲笑笑，虽然这是一种假笑，却笑得比真的还要好。像许多刚刚工作的女孩子一样，那几年，小青的主要读物就是《读者》、《罗兰小语》、《聂鲁达诗选》、《泰戈尔全集》及译林出版社的古典世界名著，同时她还做了大量的摘抄笔记，对某些精彩的片断，甚至能够整段背诵。小青大学里学的是化学，毕业后进了一家研究所，这似乎与她性格中的保守和木讷很相配，她好像注定要整日与试剂和刻度打交道。但在工作以后，小青却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些普及的文学读物很感兴趣，几乎到了沉湎和迷醉的地步，她像一个中途出道的苦行修士那样刻意而严格地培养起她想象中的个人气质，那些唯美的、讲究宽容、略带悲悯的伪人文思想一度有效地覆盖了小青的头脑，使她飘离了研究室里的那些瓶瓶罐罐及缺了一只角的破绽百出的家庭生活，而像一个仙女似的获得了高空俯瞰的角度和超脱感——但这种覆盖和飘离只是暂时性和间歇性的，在更多的时候，她的情绪和观念几乎与那些书中完全相反。这天晚上，非常巧，小青正处在被覆盖期。于是她对母亲做出了那样一个恰如其分的鼓励的笑。

华群英被女儿的笑迷惑并感动了。她抛掉装出来的平静，袒露出她的慌乱和忐忑，一只手在桌子上揉着一团从饭勺边掉下来的米粒，眼睛却故意抬起来去看着饭桌上方的日光灯：呃，是一个老朋友给我介绍的，因为比我……也比你爸爸小一点儿，所以你们应该叫叔叔。他妻子去世好几年了，一个人带着女儿……他姓陈，人很豪爽，是搞建筑的……

华群英非常聪明，或许，她是无意识的，她只是说：搞建筑的……当时，小青小白听了都没有多想，在他们的语言习惯里，说一个人搞“什么”，这个“什么”就

是他的专业，比如，去世的父亲，他是搞电子的，邻居周爷爷，是搞音乐的，周奶奶，是搞教育的……

小青小白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他们见到的是一个浑身散发着石灰水泥味儿的家伙，因为长期配戴安全帽，头顶上被箍出一道浅浅的沟……搞建筑的？！原来是个工地小负责人！再说得实在点儿，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工头！但他看去那么年轻，精力旺盛，最起码比母亲要小上五岁，还收拾得那么精精神神的，说话的声音那么响，笑起来拖着非常刺耳的尾声……小青飞快地重新打量了一下母亲，试图以一个客观的眼光去重新定义：高级会计师，前教授夫人，说话慢言细语、举止文质彬彬，从而使得她本已老去的脸上显出一种风韵犹存的心理暗示——既暗示了她自己，也暗示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但即便如此，她还是老了，尤其站在陈高强身边。陈高强与母亲，一个体健貌端，一个年老色衰；一个无知无畏，一个敏感多疑——即使是最拙劣的画家也不会把这两个互相冲突的色块放到同一个背景里吧。

小青忘记《读者》里那些又酸又软的小故事了，呸，她真想上调头就走，母亲这是怎么了，她怎么会看上这么个人？她真的忘记父亲了？父亲拉小提琴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呢，父亲写的仿毛体语录还好好的在呢，父亲画的那些电路图稿还一张都没扔呢，她有过那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丈夫，怎么会倒过来接受这样一个跟她从前的生活格格不入的人呢？

小白却被摆在电视机柜上的一帧照片给吸引了。照片是16寸的，嵌进了亮闪闪的水晶框，摆在客厅里非常抢眼，由不得小白不注意到它——照片里是个穿军装的姑娘，因为穿着军装，又因为五官本来就标致，因此，看上去，真的是太引人注目了！小青也有些好奇地走过去，因为她不愿意看见母亲与那个叫陈高强的互相交换意味深长又像是松了一口气的眼神。

走近了看，小青马上发现自己不喜欢里面的姑娘，不是因为她太漂亮，而是那姑娘的表情——与身上端庄宽松的军装几乎完全相反，她对着镜头，像一头看准了猎物的小豹子，带着喜悦的、期待的，又有那么点挑衅的、放肆的眼神，叫人无端地心中发紧，似乎担心逃不出她的掌心……

这是我女儿娜娜，在秦皇岛当兵……陈高强顺势走近了热情地搭讪着，看得出，他似乎很高兴找到了一个能够吸引客人的话题，哗啦啦地自顾说了一大堆，嗯，她可能正好夹在你们俩中间，她比小青小两岁，比小白大四岁……她可



没你们两个出息，玩心太重，从来都是班上倒数的名次，等她高中一毕业，我就送她去当女兵啦，挺好……快了，还有半年就要退伍了……到时你们就会见到她了……

她退伍了还会穿军装吗？小白傻乎乎地问，好像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兵似的，眼里满是惊为天人的呆相。

哦，那倒不一定，没关系，到时，我一定让她穿了给你看……

小白仔细地看了看陈高强，好像在判断他是否在敷衍自己。这大概是他进屋后第一次如此正式地看着“陈叔叔”，陈高强很高兴，借机非常用力地点点头。

看到他那毫不掩饰的努力，小青心中一软，因为她忽然想到：到时候，那个叫娜娜的回来了，母亲是不是也要这样，努力地与其寻找友好交流的机会？心中软了之后，那些文学读物中“善”的暗示立刻复活过来，小青的表情一变，她开始自然而礼貌地与陈高强交谈起来，就像一个训练有素、技艺高超的演员，刚刚演完冷漠、清高、不苟言笑的本地神甫，一转眼，又成了春风满面、妙语连珠的异邦使者。陈高强现在是真的意外了，他一面热情洋溢地与小青全力交流，一面抽空对华群英报以激动而欣慰的笑容。后者的反映却不那么热烈——小青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做母亲的一眼看出：小青的那一套是假的。但无论如何，她能这样做假，就是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她不反对自己与陈高强的继续交往。

交往就这样在一种虚伪的和谐之中开始了，并且进展迅速——毕竟，陈高强、华群英两个人的年龄加在一起都超过八十了，还有什么好羞答答的？大约两个月之后，华群英开始留在陈高强家过夜了，但不是每天，而是每周一两次：到了周五，小青和小白则会被邀了去吃晚饭。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陈高强与华群英的关系对小青姐弟主要意味着周末的丰盛晚餐。

陈高强无师自通、厨艺高明，极平常的肉食及时蔬也会被他烧出与众不同的口味，每次都让小青小白吃得下不了桌，吃了他烧的菜饭之后，小青小白对陈高强基本就冷不下脸来了，陌生人都能通过一顿酒席而称兄道弟，何况这中间还有个母亲？陈高强对他厨艺的水平很自知，因而极自信，动作里就显出几分夸张，还时不时得意地对打下手的母亲嘟囔上几句，说他的手艺比丁山宾馆的大师傅都要高出几成，那些大师傅，就会做鱼翅羹，那算什么？鱼翅羹大家都吃得少，只要能吃上就会觉得好，但是排骨、土豆、豆腐、韭菜，把这些家常菜烧出名堂来，那才叫大师傅呢……小青留神听着，听出陈高强孩子气的一面，难道这是

他吸引母亲的原因之一？小青坐在客厅里，隔着一道玻璃拉门看过去，厨房里的灯光黄黄的，锅里的什么东西在嘟嘟地冒着热气，使得灯光周围多了几层毛茸茸的晕圈，母亲侧过脸微微地笑着抬起头盯着陈高强——就像一幅表现天伦之乐的艺术摄影图片，细节那么逼真，氛围那么和谐——一看就知道是摆拍的，是假的。

对，就是假的，小青可以认定：母亲并不真的喜欢陈高强。瞧，这里的家具、用品、人物的搭配、光线的分布、食物的味道都那么强烈、道貌岸然地指向家的含义，如果有人从窗外漫不经心地看上一眼，准以为这是多么可爱的一家呢。然而谁知道，在新家庭的幌子下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个整天跟建筑材料打交道的陈高强，他图母亲什么，钱吗？也许，他准以为一个会计出身的教授夫人会守着丈夫的一大笔遗产吧？母亲，她又是为什么？跟贞节的名声赌气？给后半辈子加点调料？哦，不对，她快要老了，也许是通过陈高强健壮的肉体抓住正在飞速逝去的年华——这个说法听上去不那么体面，但有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小青想起《梦的解析》中令人恼怒的解释：生理中荷尔蒙的导向往往左右头脑中海马回的决定。母亲她能看上陈高强什么，除了生理上的孤独和需要还可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那么自己呢，小青自问，我煞有其事地置身到这场虚构的场景中又是干什么？而且心情变化不定：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屈尊接受了陈高强其人及他的周末晚餐而显得心情愉快（人觉得自己做了好事总是心情愉快的——小青对陈高强是俯视的，她知道，如果她坚决排斥并反对陈高强的话，小白也会跟着她一起反对和排斥，两个孩子的否定会让母亲离开陈高强的，为此，陈高强应该感谢小青）；另一方面，小青又像个局外人那样地很有耐心、带着期待的心情，好像时刻准备看一场什么笑话，这种心理很难解释，但的确如此，小青料定：母亲跟陈高强的交往一定会伴随着什么笑话，而这笑话，是建立在对某个人的践踏之上的……对了，还有小白，他可能是这个屋子里最进入到情境的人（如果真的有某种温情的境地的话）：每次来这里吃饭，小白都会无所顾忌地盯着陈娜娜的照片发呆，看上去，从这种凝视里，他获得了全新的体验——他开始了他的青春期中的情感发育。

看什么呢？华群英有些替他难为情，有一次就问他。

看照片呀，我想不出来，她真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小白的表情显得太严肃了，好像他在做一种研究或考察似的。真的，等她回来了，我要好好看看，她跟这



个照片像不像？她跟我头脑里想的像不像？好在快了，她就要回来了……

这个时候，冬天已经真正来临了，因为天气寒冷，华群英用女主人的口气让小青小白留在陈高强家过宿。陈家只有两间卧室，华群英与陈高强一间，小青就与小白住在娜娜的那间。娜娜的床是一张两层床，下面空着，而上面则摆满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衣服，想来是娜娜参军前的全部行头。母亲说：小白个子小，也好爬，就睡在上铺挤一挤吧。

因为很久没有人过夜，娜娜的房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而在这霉味之后，却又飘散着陈年的香气，吃过晚饭，小青拿着一块抹布，借着打扫的名义四处乱看，这个随意而公开的入侵不知为何让小青感到一些快意。那个叫陈娜娜的显然极爱打扮，书桌、床头柜上都摆着化妆品，抽屉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彩色手镯和项链，门后的一排钩子上，挂着一串皮带和帽子。小青从小不爱装扮也不善装扮，她的衣服一概删繁就简，头发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一抓，绝无多余的笔墨，对这些叮叮当当的玩意儿从来就是侧目而视、心存鄙视——小青认为，一个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只有内心少了这个或那个，才会在外表上胡乱加点这个又加点那个。

小青一边抹着灰，一边用批判而胜利的态度——仔细看过，说实话，她同时也是好奇的，她从没想到一个女孩子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添置这么多毫无实用价值的零碎，趁小白还没进来，小青悄悄地挑了一顶带滚檐儿的窄边呢帽，把辫子解下来对着镜子试了试，小青的脸本来有些圆，戴上帽子，却显得下巴有些变尖了似的，她有些惊奇，对着镜子笑了笑，真是奇怪，眼神在一瞬间好像就变得轻佻起来了，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小青有些吃惊，飞快地取下帽子放回原处，把散下来的头发重新扎得结结实实的。

小白很快也跟了进来，他像猴子似的一下子爬到上铺，娜娜的衣服实在是太多了，小白坐在里面，活像跌进了一个大草堆。他显然有些兴奋，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奇怪却又漂亮的衣服呢，他一件一件地拿起来仔细研究，还一边在问：姐姐，怎么你从来没买过这些衣服呀？很快，那些本来就有些混乱的衣服，夏天的冬天的外穿的内穿的，被小白弄得更加乱七八糟。小青不理他，兀自缩到下铺看起带来的小说。那天小青看的是《基督山伯爵》，情节很引人，也不知看到多久，才觉到了困。她起身关灯时，顺便看了看小白，小白早已睡着了，怀中抱着一团粉红色的什么衣服，嘴角边还挂着一滴梦涎。小青皱了皱眉头，关

了灯躺下。耳朵却不由自主地竖起，留神听了听，另外一间卧室里也没有任何声音，母亲和陈高强难道都已经睡着了？

真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呀。父亲，你在另一世界里是否同样陷入沉沉的梦乡？算算看，父亲去世也有近十年了，那时候，父亲最爱的就是听话好学的小青，而小青，也觉得父亲说话幽默脾气又好，这两点，都是母亲所缺的，家里有了父亲，就满满的，父亲一走，空空荡荡——小青本来以为自己会一辈子都笑不出来了，谁知道，人的感情竟然这么健忘，有着避哀趋乐的本性，一天天的，也就淡了，有时跟小白和母亲说到父亲的往事，像在谈一个小说人物或一个从前的邻居似的，语气平淡，若即若离——小青从父亲的死中看到人类感情的淡漠，她对人生的热忱好像也跟父亲一起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就是在第一次留宿陈家之后，小青与小白正式谈起了母亲与陈高强的婚事。但两人的观念是相反的，小青认为，母亲跟陈高强目前只是在相互的蒙蔽中假装恋爱，在他们的弱点还没来得及暴露之前，所谓的婚事只是一个虚构，而随着娜娜（对，那准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小青对此有一个尖锐的直觉）的归来，随着母亲与陈高强的精神放松，他们的缺点和矛盾将渐次显现，所谓的婚事将永远停留在想象之中。

小白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反驳：不，等娜娜回来了，他们肯定会去领结婚证，正式结婚，他们不会这么不明不白地在三个几乎成人的孩子面前一直同居下去。我、你和娜娜，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大家庭里。

嗤。小青冷笑了一声，她听出小白对娜娜的一片殷切向往之情，他的推理已毫无理智可言。

## 二 娜娜归来

娜娜回来了，带着简单的行李，似乎她在外当兵的三年只是一个短短的休假。想来她早就从陈高强的家信中听说了华群英及小青小白的存在，她以一个非常随意的姿势把几样礼物摆到桌子上：两条仿真丝的小花方巾，一个迷彩外壳的简易望远镜。给你们的。她大大咧咧地说，谁也不看。

小白出自内心地欢呼起来，拿起望远镜就到阳台上去试用了。剩下两条丝巾留在桌子上，丝巾的包装纸是透明的，可以看出，深蓝印花的那条老气些，是



给华群英的；彩色条纹的那条活泼些，是给小青的——就像小青以前在娜娜房间曾经感觉到的那样，娜娜对饰物的选择和购买是有灵感的，这两条丝巾的确很漂亮，虽然从包装和手感上可以知道它们并不值几个钱。华群英抢先微笑起来，像外国人接受礼物那样马上拆开来在脖子上比划了几下，并且故意问陈高强：好看吧，娜娜的眼光还真不错……母亲不得体的举动让小青感到羞耻，这条廉价的丝巾算什么，南京的金桥市场块元钱可以买两条。

娜娜早就调过头过去收拾别的东西，好像根本不在意华群英表示的谢意。她把刚刚换下来的军装挂到房间，现在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紧身的紫色毛衣，脖子上挂了一条浅粉色的丝巾，如此俗气的颜色竟被她搭配出很清新的效果。她的个子比小青要高，亭亭玉立地在房间走来走去，一边随便哼着听不出歌词的调，像在提醒所有的人，注意她的存在她的美。她走路的姿势明显地带有部队里养成的那种昂首挺胸的习惯，但却因此显得更加英姿勃勃了。

小青僵硬地从桌上拿过丝巾，从娜娜进屋到现在，她跟自己还没有单独讲过一句话，好像她们早就心照不宣地把对方当作一个敌人。看上去，娜娜一团高兴，像是跟所有的人都亲亲热热地打过招呼，可实际上，她跟谁都离得远远的。她管华群英叫“华阿姨”，这称谓与小青小白的“陈叔叔”倒也十分相称，好像她们都是一群很懂礼貌的幼儿园朋友——但她的口气让小青听了觉得很别扭，华阿姨华阿姨的活像在召唤一个钟点工，一团欢喜的陈高强对此似乎一无所觉，他围着久别重逢的女儿绕前趋后，问她晚饭最想吃点什么问她脱下军装是否习惯问她适应不适应南京的气候，娜娜显然对父亲琐屑的疼爱习以为常，她皱起好看的眉头就势抱怨军营里的刻板清苦，一边又骂起南京车站的脏乱差，还顺便讲起她在火车上碰到的一个中年男人，那人对她大献殷勤，还苦苦追问南京家中的电话等等，把陈高强听得哈哈大笑，还得意地对群英直挤眼，像在夸耀女儿的非凡魅力。小白最傻了，在旁边紧张而好奇地连连追问：是吗是吗，那你后来有没有把电话号码给他……

小青坐在客厅坚持捧着一本书，像是入神得眼睛都来不及眨。得承认，娜娜的确长得很漂亮，比那张静止的照片还要迷人，在她光彩的映衬下，小青真实地感到了自己的黯然失色——虽然她竭力做出坦然和平静的样子。小青在书上看不到字，而看到娜娜的那张令人难忘的脸，她的眼珠似乎比一般的人要黑一些、大一些，猛一看上去，简直像婴儿般天真无邪，但她下面那两片厚厚的微微翘起

的嘴唇充分暴露了她的诱惑和世故，带着无可抵挡的感染力和破坏力。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娜娜在家中简直成了一个为所欲为的女王。似乎军营生涯的多年禁锢给了她更多放纵的理由，她在一种新鲜感和展示欲的驱使下，召集了要好的十几个高中同学在家中聚会，这些同学里面，一半正在念大学，带着天之骄子的矜持，而另一些，则有模有样地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份职业，他们把挣到的第一笔钱用在时新的服饰及呛人的外烟上。华群英和陈高强在厨房里做后勤，客厅和两间卧室全都成了聚会的战场，战场上弥漫着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气氛：正牌大学生那里在议论大学里的高傲女生和落后的试验仪器；提前进入社会的年轻打工者们则在咒骂自己吝啬的老板。娜娜像蝴蝶一样在两堆同学中飞来飞去，她停在哪里，哪里的笑声就突然变得响亮起来。

小白正好放寒假在家，也被娜娜支使了接接拿拿，充当半个小主人。娜娜指着小白对同学们介绍说：这是我最忠实的崇拜者。小白被这句介绍弄得面红耳赤，却颠颠地跑得更加起劲了。娜娜的同学，不论是上大学的还是工作了，对小白来说，都有着新鲜的吸引力，他觉得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多神奇多老练呀，而他们却那么听娜娜的话，喜欢征询娜娜的意见，看上去，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继续念书的娜娜反而比谁都高出一层。真的，看到这些同学，小白对娜娜简直更加着迷了，他想不出，谁会像娜娜这样在所有的人群中都能处于最亮的焦点！

娜娜从小就有种天赋——可以非常准确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喜爱，哪怕还仅仅是个苗头。几乎在她回家的当天，她就从小白拘束的举止和躲闪的眼神中感知到了这个小男孩盲目的激情。对此，她并不惊奇，但她还是感到高兴，无论如何，小白要比那个老气横秋、故作高深的姐姐小青看着顺眼多了。娜娜决心对小白好一点。

同学聚会之前，娜娜在房里整整花了半个钟头化妆，小白一心想看（以前他就一直搞不懂，女孩们怎么就会把眼睛变大了，睫毛变长了，皮肤变白了）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娜娜看出了小白的心思，她装出恳求的语气说：小白，帮帮忙，我化妆时你帮我在后面举着镜子好吗？小白郑重地答应了，他几乎有些严肃地行使着这个被授予的使命，他无师自通地随着娜娜的动作和眼神而灵活地调整镜子的上下远近，递给娜娜恰巧需要的一根头绳、一支眉笔、一条腰带，不仅如此，当娜娜每完成一个工序，并征求他的意见时：眉毛对称不对称？嘴唇是不是太红？眼影是紫色的好还是褐色的好？头发呢是中分还是全都向后梳？对娜娜的

每一个问题,小白都会调动起他全部的关于女性的审美知识谨慎地回答,他稚嫩的观点和理由往往逗得娜娜快活地哈哈大笑,虽然她有时不等到小白回答就自己定了主意。全部收拾好之后,娜娜高兴地对着镜子走了几步,那左顾右盼的神态简直太好看了,小白觉得他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是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完整地看过娜娜化妆吧,只有他小白,而且小白还帮助了她。小白现在觉得他跟娜娜的关系很不一般,跟那些男同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算什么?他们见过娜娜化妆吗?

当然,就连小白也可以看得出,那些男同学里有好几个是很喜欢娜娜的,甚至有两个胖胖的女生,也着了迷似的围着娜娜看个不停。但是也有几个男生,好像因为注定得不到娜娜似的,他们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半真半假地说些逗弄娜娜的话,娜娜气恼了,就一把拖过小白,佯装挑衅地沉下脸:你们再胡说,我让“我的小卫士”小白把你们全轰走!

娜娜把他称作“小卫士”!小白多么爱听这句话呀,这让他觉得自己虽然比娜娜小三岁,可到底是个男子汉呀,可以保护她了!真的,娜娜跟姐姐完全不一样,她太热情了太漂亮了,又那么信任自己,真的得好好保护她……

聚会一直到凌晨两点才散,小白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睡得这么晚过,他的头有些昏昏的,却一点也不累,娜娜到楼下替那些同学送行的时候,他一个人动作麻利地收拾起满屋子的那些瓜子壳、茶叶水、纸屑、烟灰缸……他快要收拾完的时候,娜娜拖着懒懒的步子上来了,一路走,一路把头发散下来,然后她瘫在沙发上,呆呆地看着小白忙碌,像是累坏了,一副茫然而若有所失的样子,那样子与方才的热闹活泼完全是两回事。小白有些不解,却觉得她更神秘了。等到小白终于忙完,娜娜拍拍沙发,让小白坐在她身边,她的眼睛重新闪闪发亮起来:你这小家伙,真好,什么事都帮着我……以后我化妆或者搞聚会还请你当助手好不好?对了,小白,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说,说了我就答应你。

小白很紧张,因为他觉得自己与娜娜靠得太近,要什么呢?小白很想问娜娜要那张他看了很久的照片,但又怕碰了钉子脸上难看,正踌躇着,娜娜突然一伸胳膊,低下头来,在小白的嘴上使劲儿啄了一下:好吧,吻你一下,我敢说你从来没有吻过对不对?

小白觉得他的嘴唇忽然像被烧痛了似的高肿起来,心中猛地一阵疼痛,不是的,他根本就没想要娜娜的亲吻——亲吻,那是多高的奖赏呀,难道仅仅是帮

她收拾了屋子？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得到一个吻？世上竟然有这样慷慨的女王？早知这样，为什么不早点开口，她肯定会同意的，那张照片，小白曾经在梦里见过多少回呀……而这个吻，小白觉得不应该作为奖赏……小白腾地站起来，脸色通红地跑开去，他实际上完全没有享用到娜娜的这个礼物：她的嘴唇是冷的还是热的？她的胳膊有没有揽过自己的肩膀？她吻过之后，到底说的是什么……

不久，也许是半个月之后，娜娜心血来潮地决定到她县城的姨妈那里去住几天，她临走时丢给陈高强一句话：这里我住不下去……我看见别的人就烦……等替我找到工作了，打个电话，我就回来。

娜娜仍旧带着简单的行李，那里面有她在时代文胸新买的两套花哨睡衣。她像一阵突如其来地旋风似的，没有方向地四处乱刮了一气，然后像出现时一样突然消失了，但在她刮过的每个角落，还能从那些面目全非的残骸里感觉到她留下的丝丝气息，最起码小白感到如此，娜娜走后，他经常会坐到娜娜房间的镜子前，重新回想起他协助她化妆的那个晚上，他出神地盯着镜子，似乎在那里重新看到了娜娜左顾右盼的动人神态。

华群英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对此她未加掩饰。她讲话的声调恢复了高亢，使用祈使命令陈高强做这做那，而後者的注意力，也从娜娜身上回转过来，他的菜单开始符合小青小白的清淡口味。在娜娜回来的这段时间，华群英从未在陈高强这里过过夜，包括那个到凌晨两点才结束的聚会之夜，那么迟了，她还是打着哈欠把满脸通红的小白带离陈家。也就是说，在娜娜面前，她保持了表面上的纯洁和距离感，好像她跟陈高强之间只是个柏拉图式的恋爱，或者说，她跟陈高强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她随时可以提出终止。母亲似乎力图通过这一暗示来保持她在娜娜面前的尊严和主动性。而事实上，这段时间的人为疏远对她与陈高强的关系来说，也是一剂有效的强心针，在娜娜归来之后，陈高强对华群英更加言听计从了，也许陈高强是在感激她对娜娜的忍让——的确，这半个多月中，只要有机会，娜娜都会想方设法地在不经意中表现出对“华阿姨”的轻慢，似乎故意要激怒华群英。但“华阿姨”没有上当，她带着不愠不火的表情像个聋子或瞎子似的对娜娜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而现在，她的忍让果然赢得了陈高强的俯首帖耳。微妙的交易充满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 三 心照不宣的约定

陈高强最近开始考虑他与华群英的爱情之路。当初,决定给自己再找个女人的第一原因是生理需要,这很正常,毕竟他才40出头,然后,在找什么样的女人的问题上,陈高强用他那并不善于思考的脑袋非常深入地想了很久,最终,他得出一个简单而精辟的结论:应该跟第一个老婆不一样。像许多人在挑选东西(购物过程)中的思维一样,他们重视的是“不一样”,是“新的体验”,至于合适与否,他们觉得那并不重要。

因此,从介绍人那里听说了高级会计师华群英的情况之后,陈高强毫不犹豫地决定跟她见面,不为别的,只为她跟自己死去的前妻那个咋咋呼呼的百货市场小摊主完全是两种女人。陈高强有些无聊却又非常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些看上去非常清高的、讲究的,甚至过分严肃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们吵架的时候是否骂脏话?如果骂,骂什么呢?她们早上起床了嘴里也是一股咸菜味吗?她们在洗澡之后会不穿内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吗?还有,她们也叫床吗?怎么叫呢?高级会计师华群英的岁数虽然大了一点,但这似乎恰恰为她增添了某种美人迟暮的委屈感,陈高强愈看愈为之折服,再说,陈高强也能猜得出,如果华群英再年轻几岁的话,她才不会看上自己。在这里,年纪成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小砝码,华群英尽管气质不凡,但她减了几分,而看上去才疏学浅的陈高强则捡便宜加了几分,于是,他们在世俗的眼光里获得了表面上的平衡。

接下来的实践证明,陈高强的选择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华群英和他自己都在对方身上获得了跟以前的伴侣完全不同的体验,这使他们感到了一种类似第二个春天的新鲜感,最令陈高强满意的是华群英家的两个孩子,小白本来就不是问题,那基本就是个没成型的小公鸡,而可能会成为问题的小青姿态也摆得很高,这两个孩子的接纳给了陈高强更多的信心,他愉快地想:其实自己还是能够取代一个电子系教授的。他在床上越发自信起来,而华群英也用她特有的令陈高强感到新鲜的方式作出满意的回应。在与华群英水乳交融之际,陈高强很男人地谈起了婚事,想正式地把华群英娶了,谁知,华群英却嗔怪地笑起来:傻瓜,结什么婚,结了婚就没有吸引力了,越是保持自由才越是能相互约束,你想,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都选择同居呢,我们跟他们是一个道理……这陌生而时尚的理由让陈高强感到有些吃惊,他愉快地想:到底是会计师,她讲得多有意